

◇四时风物

汕头于我,最初只是一个地理名词。直到那日,朋友说带我去吃真正的潮汕味道,我才知道,原来美食可以是一座城市的信仰。

清晨五点,朋友叩响酒店房门:“走,看早市。”我睡眼惺忪跟着出门。街道还沉浸在夜色里,转角处却已灯火通明。走近,人声鼎沸,摊主们吆喝着,案板上是凌晨刚上岸的海货——带鱼银亮如刀,虾姑还在蠕动,蚝仔带着壳,海水气息扑面而来。

“这才是汕头的灵魂。”朋友说。我忽然明白,所谓美食,从食材开始就有了生命。

朋友带我钻进老街区一家小店,门面窄得只能并排坐两人。老板从竹匾里拿出米粉皮,摊开,撒猪肉、鲜虾、鸡蛋,蒸两三分钟,取出,用刮板一裹,浇酱汁。我夹起一块,皮薄如纸,馅料鲜美,酱汁甜咸交织。朋友笑:“这才是汕头人早餐该有的样子。”

中午,朋友说带我去吃真正的牛肉。我笑,牛肉能有什么不同?直到走进那家不起眼的店。

明档里挂着不同部位的牛肉,颜色从浅粉到深红。师傅刀工利落,顺纹理切片,薄如蝉翼。锅底是牛骨清汤,仅放几块白萝卜。水开,夹一箸肉,漏勺三浸三提,不过十秒,肉色变粉。蘸沙茶酱入口,舌尖先触到肉的柔软,咀嚼时肉汁迸发,满口鲜甜。朋友说这是脖仁,一头牛只有一两

## 舌尖上的汕头震撼

[扬州]李厚尧

斤。接着是匙柄、五花趾……每个部位都有不同口感、不同滋味。那一餐,我吃到了牛肉的极致。

傍晚,朋友带我到海边大排档。太阳西沉,海风吹来,炭火燃起,生蚝、鱿鱼、大虾摆上烤架。蚝肉在壳里咕嘟作响,老板撒蒜蓉、辣椒,挤柠檬汁。我拿起一个,先喝掉壳里的汁水,咸鲜带着蒜香,再吃蚝肉,嫩滑弹牙。鱿鱼烤得卷边,蘸酱油芥末,鲜甜本味。大虾烤到壳焦肉嫩,剥开,虾黄饱满。

夜色渐深,大排档越来越热闹,喝酒猜拳声、炭火噼啪声、海浪声混在一起。朋友说,这就是汕头人的生活——简单,真实,有滋有味。

深夜,朋友带我走进老街区一家甜汤店,只有一盏昏黄的灯。老板娘从锅里舀两碗,一碗绿豆爽,一碗姜薯汤。绿豆去壳,只留金黄豆瓣,煮得软烂,甜而不腻。姜薯削成薄片,在糖水里卷成花朵,入口脆嫩。两碗甜汤下肚,一天的饱足化作满足。那甜,恰到好处,像这座城市给游子的温柔。

第二天,朋友带我去喝粥。本以为稀松平常,直到那锅粥端上来——米粒开花,与海鲜融为一体,撒葱花、香菜、炸蒜蓉。舀一勺,有米香,有蟹的鲜、虾的甜、蚝的嫩。喝一口,热流从口腔到胃,整个人都暖了。朋友说这叫

“糜”,潮汕人离不开它。无论多晚回家,一碗糜等着,就是团圆。无论走多远,想起那碗糜,就是乡愁。

离开那天,朋友送我到机场。安检口前,他递来一个袋子:“路上吃。”打开,是刚做好的蚝烙,还温热。

飞机起飞,透过舷窗看汕头渐远。打开蚝烙,金黄的蛋液裹着饱满蚝仔,蘸鱼露,外酥里嫩。那一刻,味蕾唤醒所有记忆——凌晨的海鲜市场、街角的肠粉摊、翻滚的牛肉火锅、海边的大排档、深夜的甜汤、清晨的海鲜粥……汕头用两天时间,让我重新理解了“吃”。

后来有人问我对汕头的印象,我说,那是一座用舌尖感受的城市。在汕头,吃不是填饱肚子,是生活方式,是对自然的敬畏,是对生活的热爱。那碟肠粉,是清晨第一缕阳光;那盘牛肉,是庖丁解牛的匠心;那碗糜,是家的温度。

汕头用最日常的食物,让我吃出了最不日常的感动。这感动,至今还在舌尖流淌。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yzwbfanxing@163.com

◇心灵点击

## 一语铭心

[南京]陈秀兰

大年初二,与家人同游金坛东方盐湖城。即将踏入中华道教文化博物馆的刹那,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畔响起:“嗨,是你吗?”

我抬眼望去,只见对面站着一位笑容清朗的白发老者,容颜似曾相识。“聪明面孔笨肚肠,不认识我啦?”熟悉的调侃,瞬间击穿时光,尘封往事如潮水般涌来。

1973年底,为扩大外贸创汇,江苏省委举办了一期为期数月的工艺美术培训班。二十一名年龄不等的学员,来自全省各地的玉雕、金属工艺厂。

那期培训班的授课老师,是以画雄鸡享誉海内外的国画大师陈大羽先生为首的一批艺术家。眼前这位同学当年是班级里最小的学生,年仅16岁,我们都叫他“小不点”,却心怀鸿鹄之志,立志要考入北京美术学院专攻雕塑。他年龄虽小,却是尖子生。每次老师布置作业,总是第一个完成,然后不与任何人打招呼,便自顾自去逛公园,透着一股少年傲气。

老师们看出他天资聪慧,但“玉不琢,不成器”。有一次,他因轻视其他同学被老师当众批评:“你还是孩子的时候,你的学哥学姐已经上山下乡了,实际上,他们都比你勤奋努力。你只是机遇好,有什么值得骄傲的?”

还有一次,他被老师单独叫去训话,出来后眼睛红红的。

我悄悄问他怎么啦?他只对我说:“老师的一句话让我顿悟。”从那天以后,“小不点”收敛了傲气,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,如愿以偿跨进了理想的殿堂。

我也同样有过一语铭心的时刻。那天,张道一先生要求我们一上午完成50个图案。我是插队知青,因略懂传统的唐代纹样、对称图案,才被调入金属工艺厂设计科,于图案设计是半路出家,莫说50个,即便是一半,恐也难以完成。眼看时限将至,我急得几欲落泪。先生见状,没有温言安慰,只一句吴侬软语,却振聋发聩:“我看你就是聪明面孔笨肚肠,哭,有用吗?”这句话如当头棒喝,让我瞬间清醒。我暗下决心:要为自己争口气。

此后的人生路上,我一直以这句话自勉。当年理科对英语的要求不高,但我仍坚持听课,从不懈怠。也正因为如此,当改革开放后急需外语人才,我顺利进入全国最大最早的一家翻译公司;工作之余,我自学外贸知识,最终抓住机遇,在国家最需外销人才之际,考入省内最大的外贸企业。

一句警醒点亮迷途,一句箴言相伴一生。我不知道老师当年让“小不点”顿悟的是一句什么话,但先生那一句“聪明面孔笨肚肠,哭,有用吗?”早已成为我人生的座右铭。

# 关爱老年人

用我们的爱 为他们的生活添彩

